



卯巳

豫變紀畧卷三

崇正十二年至十三年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

汝寧黑夜鬼火遍野

初左帥降將曹威等叛於許州辛酉由歸德而東

至夏邑縣十日矣始行四百里壬戌左軍追及之

遂戰兵初交而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等自內殺

出賊大潰遂斬馬進才生擒楊門子左軍還至歸

德南郊而磔之明日左軍還許州惟于汝虎往投



射塌天後李萬慶來降縛之贖其罪曹威往投張獻忠後瑪瑙山之捷斬於陣前

癸未巡撫常道立削籍以李仙風代之

庚戌李萬慶降於內鄉萬慶賊中所謂射塌天者

也後鎮舞陽

是時流賊三十餘萬盤踞洛西詭求安插岌岌不

測總理熊文燦已具疏叙功人心汹汹莫可如何

呂維祺從容詰文燦曰數萬遺孽倏然歸化功高

社稷矣信能使賣刀買犢不帶刃不團聚不焚劫

乎曰未能信能使終身於此保無他虞乎曰未能

然則何恃而招異日指視者眈眈誰實貽禍恐不

免乎人言矣文燦悚然悔悞曰微公言幾致大錯

遂止前疏

五月甲子降賊張獻忠復叛陷穀城勾動九股內

曹操一條龍小秦王一文青諸賊甲申破房縣文

燦由是得罪

八月壬戌上命大學士楊嗣昌督師平賊 賜尚方
劍督師輔臣銀印各省兵馬自督撫以下俱聽節
制副叅以下即以賜劍行事自丁丑嗣昌在中樞
上敬陳安內疏請張十面之網以殺賊議兵則十
二萬議餉則二百八十萬其畧曰圖賊之法當以
陝西河南湖廣鳳陽為四正面此四巡撫為之計
兵計餉責之分任剿而專任防又以延綏山西山
東應天江西四川為六隅面查其見兵見餉責之
時分防而時協剿却用總理總督為隨賊所向專
任剿殺之官如賊在陝西河南湖廣四川延綏山
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理入關與總督會剿賊在河
南則河南湖廣鳳陽應天山東山西六撫張六面
而總督出關與總理合剿賊在湖廣則湖廣河南
陝西四川應天鳳陽江西七撫張七面而總督總
理俱入楚會剿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
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

剿大機大用責成各撫以分防之局為漸促之圖使賊隨其所在聚於中央而督理兩頭夾剿同心合力為不盡不休之勢即請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為師期而以賜劍行事上嘉納之及熊文燦無功而督師之命下矣

九月庚申督師楊嗣昌出都嗣昌受命剿賊臺省請著為令自今以後有創為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姦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撫

鎮帥以誤國論

十月朔甲申督師楊嗣昌至襄陽受事上疏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是時諸寇左草狗穀在豫李自成在商維張曹闕諸賊在房竹其勢最强其地又當川湖河陝四省之中而張賊尤上所必不赦者故嗣昌嵩圖張曹而以左革諸賊責令信陽道劉正衡監鳳皖河南諸將劉良佐楊振宗討之於是以防剿次第分合責成之概聞於上曰一鄭撫王

鰲永首扼鄖陽要衝總兵陳洪範副總兵周繼先
等調防金漆等灘併力剿殺毋令窺渡如賊由房
縣窺均州該撫鎮即提兵下均州倘徑走穀城舊
路該撫鎮即提兵下穀城一總兵左良玉專扼均
州與副將張一龍合營剿殺如賊由房縣徑走穀
城則飛下穀城扼擊如由房縣另走保康南漳該
鎮即出奇爭先毋落賊後一楚撫方孔炤駐兵荆
門與副將羅安邦楊世恩駐宜城扼荆城承上路

偏於保

如賊由南漳間走宜城一面知會承天府守將錢
中選發兵策應一偏撫陳睿謨駐兵荊州固護惠
藩如賊由南漳間走建陽或由房竹間走興山皆
可至荆境該撫務須堅壁無示賊瑕一面走調署
道馮上賓駐彝陵要害調施州衛兵極力拒守本
閣部將合鄖襄主客之兵卷甲而入再檄川兵衝
殺而出是盡賊之一機也一蜀撫邵捷春嚴堵川
東若賊由房竹間走興山必須大舉精兵預出夔

門以外若賊犯荊州該撫提銳卒五千水陸來會
一豫撫李仙風躬駐鄧州該撫督精兵防槐樹關
羊皮灘等處毋容賊渡一秦撫丁啟睿宜駐商維
南斷鄖西上津入山陽之路東塞內鄉盧氏通關
陝之門秦督鄭崇儉偵賊離房竹即當渡兵子午
出關會剿一勇衛營京兵見有總兵孫應元駐劄
襄陽副將黃得功駐防光化副總兵張一龍調往
均州周遇吉暫駐新野叅將張琦副將刁明忠追
剿狃革俟賊勢少定決其所之本閣部原無多兵
即以京外之兵為兵亦無別將即以舊屬新歸之
將為將嗣昌蓋欲以全力誅張曹然後以勝兵臨
餘寇自可以不血刃而降散矣其議審形度勢點
滴不漏前後秉鉞者皆不能及

是時大旱蝗川澤皆竭濠隍之徑揚塵自是而後
土寇大起如蝟毛黃河兩岸上下千里中營頭不
下百餘其倏起倏滅或為將吏禽斬或為其徒所

兼併如商邱黃老山許州藍大藍二商水哪咤二
字王之類皆不著而其尤大且久者西則有李際
遇申靖邦任辰張鼎南則有劉洪起周家禮李好
張揚梁宋之間則有郭黃臉張長腿王彥賓甯珍
王文煥其東則有李振海房文雨徐顯環程肖禹
戚念梧等皆擁衆以為雄憑柵結砦彼此割據相
攻殺郡縣從事率為其耳目有司不敢過而詰焉
或反寄室帑託腹心依狐憑鼠而聽其穿鼻苟延

旦夕者所在皆是其公然離巢穴而肆剽掠者如
老當當一斗穀宋江一條龍袁老山張判子之屬
不與焉其後或散或亡或誅或撫或撫而後叛甚
或有藉叢於當道託窟於縉紳名謂招安而攻掠
如故且有利其賂遺為之夤緣祿仕而倖存者不
可勝數上之人則明知而不問古之人開國承家
不擾獄市網漏於吞舟之魚此之謂與然而無復
紀綱矣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大雪微赤色 一時相傳空中有人馬聲屋上雪中有人馬跡

歸德有豆妖 困中之豆忽化為人頭形眉目皆具

初則一二繼則多後則粒粒皆然矣

閏正月大饑人相食羣盜大起

原武縣土賊張孟習作亂 孟習據縣之磁堤聚衆作亂嘗行劫以鼓吹前導官吏不能問也縣在開封西北一百二十里其無忌憚如此嗚乎孟習果

何所見聞而如此乎鼓吹而往則凡有耳者皆得從而避之矣安能掩其不備而飽其所欲乎豈其怯篋之雄而聞道者與彼或惡夫世之糊心眯目者假仁義之虛名行盜賊之實事躬坐堂皇而曰吾父母汝不知其將攫爾室中之藏也蚩蚩小民誰則能免其毒手哉於是騎馬擁徒而鼓吹前導若守令之上官者然公然往來而略無忌憚如此也是時巡撫李仙風固在也咫尺會城而蔑如弗

丁貞於有保

顧可以卜一時大吏之德威矣此與西平劉洪起之以青衿行酒可作一聯洪起當時所謂劉匾頭者也初以土賊招安其後附賊為將軍鼎革後鷹眼未化平居不喜縫掖生亦縫掖生晚傲不為下會學使來遂以金貨賂之得衣頂百具徧予其部下卒客至則著之以布席行酒其左右奔走供役者皆縫掖生也稍拂其意則褫其衣頂縛而杖之不少寬座上客皆俯首汗流莫敢仰視西平士大夫至今猶言之而心悸也

八月隕霜殺草

巡撫御史高名衡上疏參河南鄉宦曹某褚太初苗思順范良彥等居鄉極惡宜急剪除以消隱禍等語詔逮刑部勘曹先死仍戮尸梟首於市苗赴逮中途為讐家所斃不論獨逮褚范至京下獄褚論斬范以耄瞽放歸是時中州鼎盛縉紳之家率以田廬僕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

下五七百頃就四家論曹褚為上苗范次之特滕
薛之視秦楚耳統言四凶御史未免過激矣其疏
畧曰今日國家之大患敵國外侵流賊內潰其勢
岌岌人人所共寒心也臣以為是特疥癬耳為害
猶淺即不能遽瘳猶在肢體耳匪闕性命如河南
一省乃天下之腹心也四官在河南乃腹心之隱
禍也如南陽曹某睢州褚太初寧陵苗思順虞城
范良彥等各畜健僕數千人橫行州府嬉戲之間

恒殺人其平居奪人田宅掠人婦女不可勝數小
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問也蓋四官外
結響馬家養刺客人或有言禍輒發於肘腋中州
官吏皆惴惴莫必其性命懼其禍之將發如二豎
在膏肓即秦越人亦望之而返走矣今淮南陽府
報稱曹某率家僮持利刀執縣令與百姓戰於城
隍街兵敗被擒云云同時歸德府報稱褚某率家
僮數千人火焚朱家莊燒死居民無數云云臣為

御史職在糾彈事勢至此亦不敢復有顧忌矣謹據實疏聞惡款副奏伏祈皇上睿斷施行梟其首庶以雪中原萬姓之冤籍其家足以供九邊十年之餉但恐少緩須臾則蛇虎為殃禍將延及宗社矣帝震怒立詔逮問曹某嘗為三邊總制時家居田宅僮僕甲一郡縣令其門生也縣中行事蓋嘗關白於曹者八九而家僮之口報尤煩久之令不勝其忿一日醉有急事方出堂一青衣持刺立於側進而曰曹老爺拜上語未終令大怒忿然曰咄南陽縣是汝曹家的知縣也要管一椿擲其刺於地青衣者反走而增飾其語以復於曹曹大怒立使人呼令來將數之令至不謝過詞色又倨且矢誓以自白而曰屈我亦如此徒步而走城隍廟叩神焉曹坐大轎隨之左右帶刀者甚衆令誓如前曹益怒前而批其頰令則大哭橫卧地上曰殺我殺我是時縣民來觀者如市遂沸然大鬧共譁曰

曹氏反矣其左右擁曹不得出則抽刀欲戰縣民共前縛之遂執曹羣扶之幾斃而繫諸獄且閉城而捕曹僕監倉皆滿所得兵械甚多令在醉鄉不知也其幕客具文稱曹宦作反與縣民戰於城隍街衆敗被擒云云一夜徧申諸上臺時巡按御史方擬奏睢州事即拜疏入告命下而曹死獄中矣詔謂事係作反雖死亦斬首梟於市其徒既獲者皆斬餘遠近未獲者一概不問睢州褚官以詞林

家居畜健僕養食客衆乘其勢所為多不法州人既遠近側目矣而高御史為諸生時嘗游學睢州二三年銜之既為御史遂甘心於褚乃密與兵備副使謀知徐吏目嘗為褚所辱而劉舉人澤淳褚之謀主也共劫之使為內閣劉不得已乃密疏其事以報御史要不過尋常不法如奪田宅掠婦女而已不意是時適有火焚朱家莊一事朱家莊睢之大邑井也居民百餘家與褚之田地相鄰褚欲

得之朱氏聞大懼乃謀於其親兵科給事中張唯一張與褚素婚姻而寇讐也平居嘗率徒相攻殺一聞其事則直欲得之而日與褚氏相攻不已每鬪則各率徒數千百人立營寨持刀鎗砲響兵交所殺傷者則焚之亦不訟於官官雖明知之亦不敢問也數鬪無勝負乃相議以火焚之兩家皆棄不有焉張勒兵於村之西褚勒兵於村之東砲鳴舉火烈燄漲天村民皆不得出其或逸出則殺之而投於火火熄各撤兵而去兩家無一人復至此村者村遂棄為閒田焦土矣及褚被逮時御史命推官王世琇會勘於郡城之西郊猶有焦頭爛額而奄奄未絕者二三十輩其伏匿牆壁間幸而得全者尚有其人御史疏併惡款刻板行世厚寸餘今之藏書家猶有存者至於苗范居鄉雖不謹亦未有惡蹟狼狽如是者御史統疏曰四凶未免過情特借以作陪客相襯耳苗既為讐家格殺獨逮

褚范至京褚論斬范出獄而死士論快之而猶有
張兵科與褚同焚朱家莊者獨得漏網則何與無
乃其惡未貫盈另作一案則士大夫之行何可不
慎而田廬滿地僕從如雲勢可熒炙手猛一回頭
究竟於我何有乎祇供論世者之雌黃其口亦復
可悲矣

甲午流賊李自成出商維入豫哨至浙川 自成即
所謂闖將者也方楊嗣昌之處張獻忠也蜀楚宿
兵星羅碁布直點滴不漏矣闖賊尚未知名伏處
商維間困甚惟鄭均一路可以入豫而左帥據之
不動也會嗣昌自川檄左帥堵獻忠於夔門左帥
不聽調謂獻賊必不敢復入楚乃佯習軍入秦閬
賊謂其圖已也則大恐急與其黨謀以為吾在網
羅中不能出左家來吾徒殲矣坐而待死何如於
死中求活苟得數百人出網羅即可以東西南北
延性命今日當拚命決死戰衆寡強弱不足計也

衆皆以為然於是選銳銜枚直襲左軍左帥自瑪
瑤山之捷其氣驕甚目中未嘗有賊况是時不過
違嗣昌節制佯入秦堵獻賊為名耳非為圖闖來
也方掉臂徐行而闖賊突至竟為其所乘大敗走
三十餘里闖賊得出險安營闖衆賀更生左軍復
至乃棄婦女橐裝急引其精銳不戰而走左軍追
之數十里不及而還自成延安府米脂縣人幼凶
猾無賴為驛卒能得衆時歲游饑邑官艾氏貸子

邑官當作邑官

艾官當作艾官

錢自成輒取之踰期不能償艾官怒嗾邑令笞而
枷諸通衢烈日中列僕守之俾不得通飲食蓋欲
以威其衆也諸驛卒哀其困移諸陰而飲食之艾
僕呵罵不許自成忿然曰唉吾即死烈日中何害
則踉蹌力荷其枷仍坐烈日中竟不飲食雖億甚
不少屈也衆益哀之不勝其忿遂闖然大譁毀其
枷擁自成走出城外屯大林中不敢出然猶未至
傷人也而縣尉則乘羸馬率吏卒執弓刀而往捕

之林莽箐密不敢入相持良久日且暮衆不得已
杖白旌一闕而出縣尉驚墮馬死吏卒潰而奔弓
刀器械悉為其有是夜遂乘勢襲城奮袂一呼饑
民羣附一夜得千餘人出而走轉掠遠近旬日間
其勢益衆又與盜相通為聲援往來奔竄號曰闖
將儼然自為一部矣既入豫如虎出柙遂不可制
流賊李自成自稱闖王
流賊破寶豐縣知縣張人龍死之賊得邑人牛金星

而去下空一格再提人字

而去人龍遵化人城破被執不屈而死其妻少艾
逆僕四人同謀脅以非禮乃置酒飲之乘間出呼
縣尉密期守備率兵擒之皆棄市孤身扶視歸其
鄉金星乙卯舉人也頗涉風角六壬諸書好大
言素與其姻家王宦不相得會其子婦死王嗾邑
下金星父子於獄金星不得其故也其友周生與
令善詰其情令曰蘭陽梁宦可求也蓋王梁皆金
星同年而梁則京官也故令左其袒生乃代金星

下獄俾往求援於梁宦梁宦不許金星怒而歸泣
以其故語周生生忿然曰汝第逃獄即緩矣我保
人也終不得當以死斯可徐施計較耳金星涕泣
而去是時闖賊方縱橫陝洛間其勢日熾金星既
逃無所往遂詣賊以六壬風角之說干之賊大悅
以為謀主凡事必諮焉如左右手未幾復潛歸投
於獄周生出走河北變姓名授書於長垣滑濬之
間既而賊破寶豐得金星待之如故時知縣張被
執金星詰之曰公何逼人太甚耶張以二官手書
示之書中大意蓋欲置金星父子於死也金星於
是甘心從賊矣舉人做賊自此始

以陝西巡撫丁啟睿總督三邊晉豫軍務

太監盧九德劉元斌率禁旅平賊元斌次歸德四十
餘日不進是時歲歉盜賊往來所過焚劫民不
聊生上患之命盧九德劉元斌率其禁旅入豫平
賊而元斌不殺賊也時時尾其後賊去兵始來常

若賊之後隊然當是時賊尚可平也遇官軍猶不
敢戰然諸將多養寇以自封而劉元斌左良玉為
最動曰朝廷善負人賊既盡何所用我不如且留
賊為富貴資故不肯殺賊每相遇特稍稍斬獲以
報功而已元斌追賊至歸德賊新創踉蹌西走使
其窮追則草薶而禽獮矣元斌屯兵於歸德之東
門者四十餘日劫掠數十里與賊無異但不放火
焚屋且索賂甚急聲言欲攻城城中樵蘇皆斷士
大夫無可奈何醵金賂之乃去其後朝廷撤元斌
還京將渡黃河聞有詔遣御史清軍乃倉猝沉所
掠婦女於河而還時璫局已成能蔽人主耳目士
大夫皆與之相結故臺垣中亦有所懲而不敢言
元斌之惡至十四年帝始庶得其狀而誅於市

崇正當作崇禎

己辛

豫變紀畧卷四

崇正十四年

崇正十四年春正月丁丑朔黃霧四塞日無光

天狗星墮宋野

按漢書天狗星墮處其下主覆軍

殺將時大饑疫至夏六月死者無算有闔村卧疾

而莫省視者有一家數口皆歿於牀褥無人收殮

者麥枯於野而莫之獲青蠅滿樹如貫珠撼之則

薨薨有聲物怪生訛言起天變人妖識者咸謂亂

亡之兆矣時宋郡不知何人言遇一隻使登高而

物怪當作怪物

望內城皆豕外城皆羊一時轟然而傳莫知所始
開州賊袁時中由考城縣渡河而南往來梁宋之
間不殺人不掠婦女亦羣盜中之一竒也睢陽城
北田生者為所獲問其業詭以鬻書賈對賊固不
信也笑而領之命曰坐加禮焉既而田生之僕告
賊曰渠宦家子弟多珠寶衣服騾馬拷之可悉得
賊不應僕諷之再三賊笑而顧田生田生大懼無
人色口訥訥不成語賊笑謂僕曰若何由知之僕

曰我為其家奴最久故知之悉賊大怒曰若欲我
殺而主也我雖賊不容汝遂命其卒磔僕於庭下
而遇田生如故田生乞一簣斂殮其尸賊曰長者也笑
而許之嗟乎賊固不容叛臣哉遂犯柘城

丙申河南府兵變陷城流賊李自成戕福王常洵惠
昌王渡河駐懷慶時歲凶民饑兵無餉盜賊徧
野福王為神宗愛子性嗇喜蓄積豐於財浙川教
諭樊夢斗勸其散財收人心以佐國家之急引漢

河間東平為喻王善之不能從也會闖將至河南
府總兵王紹禹率劉羅二副將詳彙赴援王召三將
入賜宴有加禮焉出構醪犒軍十七日紹禹請以
兵入城王阻者三不聽紹禹悉率入止劉羅二軍
背東關而舍十八日薄暮有叫呼聲東炬燒土門
云逐賊遂抵七里河與賊通詰朝賊大至時兵備
副使王允昌守西門知府馮一俊守南門知縣張
正學守東門通判白尚文守北門總兵王紹禹推
官衛靖忠以游兵巡徼賊攻西北隅甚急夜紹禹
兵叛開北門賊俱入福王及世子由松匿於迎恩
寺馮一俊張正學皆被執二十日丙申執福王戕
之世子逸而免賊以洛陽掾邵時昌為總理俾守
城

洛中殉難者呂維祺張炳星劉芳奕來秉衡陳靖
建為最著維祺新安人歷官兵部尚書城陷被執
至西門遇邑宦張炳星呼字曰東升亦至此耶名

節至重斷不可偷生張頷之遇福王告之曰王死
生命也無自辱王瞠目不語及見賊使跪維祺張
目視天屹不動賊怒曰死在旦夕尚倔强也耶維
祺曰吾恨不能誅賊以貽君父憂死豈吾所怖哉
遂與炳星皆死芳奕甲子舉人城破北向自經秉
衡亦甲子舉人為偽將劉宗敏所執欲其易服不
從遂以鐵火索加其頸而死母劉妻吳并其子同
時被害靖建蘇州人賣藥洛陽市被執至營不為
屈言大明天子在上諭賊歸順賊怒寸磔之至死
罵不絕口維祺事聞上震悼贈太傅謚忠節諭祭
三壇明年三月三日葬於新安城東孟津王鐸銘
其墓

天下事往往變生於不備而禍發於所忽雖善計
者亦莫如之何也昔太宗以燕藩奪位自監其弊
而諸侯禁不得典兵其分封郡國但食租衣稅而
已錢穀刑名各有司存一概不得問也然則天潢

一派豈盡如高煦真鐳宸濠等哉安保其中無河
間東平之賢者乎安保無共和晉鄭之可依者乎
防閑之過密密鈐制之過嚴卒不知項羽之焚宮
黃巢犯闕皆揭竿於草澤而非金枝玉葉之宗子
也蓋自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遷之鼎秦政自以
為始皇欲傳諸萬萬世而無窮也愚矣哉是故秦
不建諸侯而作難者匹夫漢家重守令而移祚者
強臣晉氏封同姓而乘釁者翟戎唐室謹制度而

釀禍者宦官備諸此則遺乎彼密於東則踈於西
無所不備則無所不踈而我以兩手兩目乃能千
頭萬緒而備之乎故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有德
則興無德則亡帝王之為治無偏無黨蕩蕩平平
而已矣吾觀明室監藩王而勝廣乘其敝午未之
間秦晉豫楚諸藩皆拱手而供闖獻之刀匕亦可
悲矣福晉如福王配鹿而蒸闖賊高坐以饗將士
命曰福祿酒共食之不足惜也其他如周唐趙潞

頗著賢名而皆碌碌然一籌莫展淪胥以亡豈不
慟哉使當時重念磐石而大建藩封擇其賢能而
樹為屏翰倣唐天寶故事其中或有一二傑出者
矯厲頭角投袂而起苟能以一旅自雄亦足以褫
妖魂而銷亂萌何遽不足寒祿山之膽而使其拊
床而呼曰吾不得天下矣乎縱或有尾大之嫌擁
兵自樹甚而至於不可諱不猶愈於他人之入其
室而取子乎國勢凌夷計不出此禁錮宗戚甘飽
豺狼迨乎火熾咸陽而餘明遂燼以九州之大竟
不復有星星之耀矣論者猶謂祖宗之燕盡善而秉
鈞者謀國之臧也然乎哉不然也

乙卯李仙風率陳永福等收洛陽 卻時昌懼開門
迎入仙風收時昌斬之馮一俊張正學皆素服詣
軍前待罪王允昌稱創重不能起唯白尚文相傳
墜城死不得其屍或曰饑民啖之矣而衛靖忠竟
遁去不知所往勅書關防府縣印皆在洛陽士民

保留知縣張正學仙風亦不深求也乃以縣印屬之俾其待罪辦事

丁巳流賊李自成犯開封府攻六日不克而去時洛陽新破所在震驚汴兵在洛陽收輯未回初九日甲寅流賊乘虛疾走三晝夜直抵汴梁辰牌馬賊三百餘偽為官軍至西關巡按遂下令閉門午未間步賊及老營皆到遂攻西城知縣王燮急領衛兵登城堵禦各官皆晝汎分防巡按高名衡守

西門守道蘇壯推官黃澍副之左布政使梁炳守

東門右布政使蔡懋德守曹門

東北門也

知府吳士講

守南門管河同知桑開第守北門周藩承奉曹坤

左長史李映春率周府勇士八百人登西城守禦

下令民間有能出城斬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或射殺一賊者三十兩或射傷或磚石擊傷一賊者十兩於是百姓挈弓矢刀槊登城者如歸市己未賊攻城益急鑿城六穴伏其下我兵從懸樓上俯

而擊之無不中者賊怒甚射終日矢著城垣如蝟
唐申賊縛雲梯百餘座有高至城之半者每座四
十八人昇至濠邊欲直至城下而登焉一紅甲賊
督之進我兵燃砲擊之隨發萬人敵烟焰漲天昇
卒與紅甲賊皆斃無一人得脫者陳永福在洛陽
聞賊攻汴兼程赴援辛酉夜至西關三鼓統騎兵
由孤魂壇穿賊營進小西關直至城下步兵貪殺
賊遲明尚在小西關廝殺不回哨官魏梁都白亮
彩戰死壬戌闖賊雜衆軍中親至城下窺瞰守備
備陳德意其為頭目也引弓射之中其左目深入
二寸許賊皆抱頭驚擁而去始知其為闖賊也闖
瞎子之名自此始癸亥黎明賊前鋒西向逡巡終
日至夕始去我軍亦不敢有出城而追者此所謂
闖賊初犯汴城也計其精賊不過三千合諸脇從
之徒約三萬人初不過志在乘虛襲其不備而已
自是而後其勢益張甲子賊退開封府官吏率兵

民修葺城垣晝夜兼功十日告竣

巡撫李仙風還自洛陽屯鄭州憂死 仙風還汴周

王不納尾賊至白沙戰不利屯鄭州而死

三月朔丙子開封府募兵添設營伍祥符縣知縣王
燮創立社兵社長副選五總社統之 按省城八
十四地方立八十四社擇民有千金以上產者酌
量出兵有差巨商亦然每社社兵伍十名擇殷實
有素行生員二人為長副領之外選總社五人按

五所五門各置一人統之北門後所總社潁川郡
王在鏞南門前所總社原武郡王第四子鎮國將
軍肅湘西門右所總社生員曹鼎東門中所總社
宗貢生朱在鉉曹門左所總社舉人常惺五所凡
四千二百不餉之兵分屬各總社長副統領訓練
上臺時加勸獎長副各銀一兩紗一端總社銀五
兩緞一端給扁獎勵無事講武習兵有事則登陴
守禦雖曰草創社兵固儼然勁旅也既而惺病以

生員李光壁代之。其國賊流賊張獻忠自楚復入豫。時獻忠自蜀還楚，精騎僅二千餘，嘗以少為多，或假令箭扮官軍。一日夜走三百餘里，襲襄陽府。是為二月初五日，庚戌也。其夜仍出南門走樊城。十一日丙辰卯刻至新野，縣為內應，趨南陽府。先遣細作三十餘人入城，約以十二日攻城。舉火為內應，事覺被獲，悉斬之。賊遂走唐縣。

陳永福陞總兵，子德陞遊擊。

總理王家正入河內縣。家正駐劄開封，聞洛陽陷，恐朝廷處分，乃入河內，未及回籍。及甲申之變，西平劉洪起附賊，為制將軍。在長垣比助餉，家正被刑極酷，不得已自縊於樓梯下。嗚乎！人肯各拚一死，可以辨流賊而有餘，乃家正之由開封入河內也。蓋不欲死於賊耳，而卒死於賊。始則不肯以仗鉞之臣殉封疆，卒乃甘心具五刑為劉區頭樓梯。

下之逋餉鬼可謂失權衡之甚者矣且人莫不死而家正所處之時與地又萬不容於不死故進而死於賊退而死於法等死也彼家正者何以死哉河北道副使李在公亦長垣人賊陷洛陽福世子至河北詔給帑金營葬在公董其役所造明器悉土木而以錫箔飾之沒帑金入私橐潛歸鄉里及劉區頭比助餉時縉紳咸受其痛惟在公素與劉通獨無恙既而賊令悉徙縉紳於關中安置沂

陽沂多盜寓客咸入山避寇在公悉以所齎物命諸奴分攜以行猶乘肩輿入山賊將至諸奴皆懷金走在公獨坐荒山中遂為羣狼所食其後諸奴有還者尋之無所見止得鞞內一足而已

逮河南巡撫李仙風總兵王紹禹以高名銜代之四月癸丑夜信陽州軍亂知州高孝忠死之副使王瑄遁免明日流賊張獻忠羅汝才至居三日南入應山是時中州郡縣皆戒嚴信陽道副使王瑄

招降土寇千餘人屯城外為護衛所謂新三營者也。理性殘暴喜殺人嘗自謂命帶殺星一日不殺人則不樂自負其才畧能戰守視州縣吏如無物嘗罵知州高孝忠為奴才孝忠不勝忿恚而不敢較也。然其城守規畫極嚴凡居城內者無論貴賤皆登陴其戰守具如戈矛刀鉤鋏釜鑊甕之物皆備晝汎分守晝夜不離理著戎衣佩刀時乘馬突出巡視守陴者或偶離次及器具不備即以軍

法從事一諸生水甕頗小軍吏謂之曰水甕小當急易之生大恐疾遣其僕抱甕下易大者未及還而理至矣問曰如何無水甕生以實對理曰唉汝欲試吾軍法耳杖之三十枷其項立斬其僕繫首於枷上以狗當是時一城股栗會理有監軍之命將行起調新三營入城防守紳衿咸謂其不可勿聽中軍將孟三素與賊通謀是夜遂亂縱火殺人城中大潰孝忠親提劍率卒捕亂者大呼曰敢奔

走惑衆者立斬賊突至執而殺之瑄聞變乃易服
縋北城而逃時張獻忠羅汝才方圍羅山賊乃夜
遣卒往迎之明日下晡張羅賊方至又大焚殺信
陽之民幾殲焉張賊駐南城門樓羅賊駐城東清
涼寺墮其城三日謀者報左帥自西北來距州八
十里而賊軍大惧是夜南走湖廣之應山明日左
帥至城賊出境矣頓兵不進

四月以丁啟睿代楊嗣昌督師平賊

河內濟孟間樹杪皆結人形長盈尺膚有絲懸項如

雉經狀

五月癸巳赦故兵部尚書傅宗龍於獄以右侍郎督

師討賊宗龍雲南人以蜀撫晉中樞其所規畫

不愜上意下之獄是歲三月朔楊嗣昌歿於沙市

上顧左右無可遣者念宗龍嘗撫蜀有戰功於是

出諸獄中而命之將蓋以使過激之也及宗龍入

豫賊勢不可復制而全豫已爲糜破之區矣

流賊張獻忠屠商城縣 獻賊之妾美而善飲一日
醉而馳其馬善走從賊數十騎莫有能及者也至
商城猶未醒邏者獲之摔入城知縣儒者也不知
所處從賊伏城下乞甚哀云得生還告將軍永不
犯商境弗許請贖以貨弗許譬以禍福萬端卒弗
許而殺之賊怒攻三日克而屠之無噍類焉或曰
是賊母也獻賊泣請萬端卒弗許褫其衣使羣僧
辱諸堞上而殺之投以屍賊大怒破其城屠之三
日而後去賊既去巷無烟矣溝中伏屍猶有活者
止一人焉噫守土者何人哉失機會矣獨不效宋
人待李繼遷之母乎不此之圖而以暴易暴所為
又甚於賊破而屠之宜哉

流賊張獻忠自廬州復入豫 時南畿學使將校士
於廬廬人不虞賊之將至也州縣人士羣集獻忠
遣奸細扮卜醫貨殖乞丐又驍卒數十騎偽為衙
校雜衆人中先入及學使至而獻忠亦至伏盡起

過
疑
捷

遂破廬州士民死者甚衆副將黃得功率衆來援
連戰破之賊大懼乃復走往豫圍光州黃得功
榆林人驍勇敢戰喜先登身經百戰未嘗有矢石
之厄一時健兒有名能鬪者則務求必得之待如
手足故各部材勇之士咸歸心焉所將步騎三千
衆叙功嘗為諸將先當時壯士有趙某乙邦才者
號敢戰其名藉甚得功以禮致之遂以趙某為將
軍而猶不得乙邦才每戰趙某輒負纛先登大呼
曰將軍至黃隨其後鞭撻所過皆糜爛能左右射
其弓鐵胎矢如椽中者應弦而斃故所向披靡人
馬俱驚莫敢枝梧一日陷陣圍數重馬蹶大澤泥
淖中不能出賊攢矛刺之幾不得脫而邦才突至
大呼格殺圍者竟拔得功出僅數騎追賊無算仍
黃闖子之名聞天下獻忠在廬州聞其至乃出屯
於山山路狹峻守且堅矢石如雨得功將士仰而

失疑
敬馬

攻不能上賊於山嶺鼓吹飲酒以觀戰得功益怒
身披甲提鞭率死士乘鼓響於烟焰中奮而登突
至席前鞭起席皆爛獻賊大失倉皇逃去幾獲之
賊自是膽破砍樹皮大書謝黃將軍永不敢入廬
州境於是光固信羅諸州縣益不免藜藿之采矣
七月流賊羅汝才與李自成合營 自成謀主牛金
星乙卯舉人汝才謀主元珪甲子舉人噫舉人而
乃附賊耶彘倫攸斃詩書掃地天下其亡乎曰未
也舉人何闕輕重乎後進士而亦附賊也天下事
乃不可復言矣

流賊張獻忠與李自成羅汝才合營未幾復南入楚
獻忠驍賊也勢雄諸部舊出自成上及瑪瑙山之
敗雖脫網羅頓孱弱矣自蜀奔楚自楚奔豫往來
宛汝潁廬間所向飄忽與羅汝才相倚如印虜焉
及汝才北與自成合獻忠益孤汝才招之因遂引
所部而北亦與自成合自成疑獻賊狡黠非汝才

此字均改作
北

比不可以機而籠也欲陰圖之而併其軍汝才覺
乃予馬數百匹陰縱之噫汝才之為獻忠計何其
明也而自為則不知所處獨不念自成之陰鷲猶
賊彼其與我何親乎機已露而不防禍將來而不
避豈非呂布李全之流亞哉宜其卒為自成所圖
也時楊嗣昌歿勦局已壞荆襄虛無人獻賊以為
楚蜀可圖也遂復引其所部南入楚於是決計自
樹不復與李自成通

九月壬辰督師傅宗龍項城盡節 九月丁丑宗龍
以秦兵四萬與保督楊文岳總兵賀人龍李國奇
虎大威合兵趨項城是日闖曹將趨汝寧己卯宗
龍軍次孟家庄賊突起擊之三帥皆走是夜保兵
潰走項城宗龍被圍壬戌午檄諸將還救不應宗
龍坐困十日食盡辛卯夜漏二下勒軍潰圍出徒
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壬辰至項城賊追至被執至
城下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

賊耳毋為所給賊唾之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即
殺耳豈能為賊以緩死遂遇害事聞詔復宗龍官
贈太子太保

按明末羣盜李自成最為雄傑乃其初起也豈遂
有妄意帝王大志哉不過好勇疾貧而人又疾之
已甚不得已荷鋤揭竿挺而走險如釜魚桺獸思
苟延旦夕耳智畧不如高應登驍捷不如羅汝才
權譎不如張獻忠而能為羣賊冠者雖目不識丁

而用人能盡所長則羅汝才之於玄珪張獻忠之
於潘獨鰲莫及也彼其在商雒坐困時幾顛陪不
振死在呼吸間無復有海濶天空之望由寧南一
戰而縱之虎出於柙矣及得牛金星而用之則魚
衝駭浪鴉閃殘陽西兗相濟搏其翼而拚以飛其
勢遂不可復禁金星通天官風角諸書亦頗講孫
吳兵法闖賊之三堵塙蓋金星變化而為之也况
歲值奇荒加以福藩之積蓄洛陽一破而呼號有

資饑民之歸如流水亦自然之勢也是後非無能
黜不貳之臣如汪傳孫楊赫然長子究不能戰必
勝攻必克者賊專而我貳賊聚而我分我兵有數
而賊衆無窮賊不待餉而我不可殘民以飽又况
驕將養寇以自封臨戎輒走而以將予敵又前後
同一律也我觀羣賊之成敗及諸將之始終俯仰
今昔益信爲君之難矣

流賊李自成犯襄城縣 諸生李潔軒素善爲詩居

於野賊至不避叩其馬導之以大義賊笑而刃而
其首李怒曰我以大義教汝汝乃刃我真賊也賊
連刃之遂死既而掠其婦朱氏朱怒而罵曰我李
潔軒之婦也豈忍耻事賊者賊怒亦殺之

甲子流賊李自成羅汝才犯開封府攻二十日不克
而去是日未時有七騎飛奔曹門貼偽告示二張
於柵上是夜賊即至賊屯土堤外應城郡王花園
內曹賊屯繁塔寺縱橫二十餘里 巡按任濟守

曹門知府吳士講推官黃澍協守知縣王燮守北

門管河同知桑開第周府承奉曹坤鄉紳張文光

協守左布政使梁炳守東門都司譚國禎協守守

道蘇壯守西門巡撫高名衡守南門兼援曹門總

兵陳永福守南門曹門各官皆畫地死守下令民

間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立斬以徇督師丁啟

睿自南陽領兵三千赴援就北門濠邊築壘屯之

乙丑賊攻東北角自曹門至北門丁兵一戰輒悉

降賊惟啟睿在城無恙也未刻北門失月城賊有

登至甕城者都司李耀率回兵各執巨槌奮擊之

悉墮城下王知縣急擲火焚殺之無一人脫者丁

卯賊攻東北角愈急自曹門至北門環亘十餘里

賊負門葉至城下鑿穴城上以磚石擊之有穴城

而入其中者以磚石不能傷則架柴加烘藥燒之

不能存皆奔出東北角賊穿一大穴以砲擊城其

勢甚急巡撫來赴援連發大砲擊殺賊甚衆賊始

少退戊辰賊於曹門濠邊對城札一大營督衆掘
城拆二丈餘一大孔列大砲十餘一時並擊城垣
隨聲而墮步賊先登馬繼之我兵亦多砲並發步
賊至城半遇砲一擁而下死者無數總兵陳永福
來赴援脫兜鍪力戰即夜亦對攻數十次至曉稍
歇以為常

豫變紀畧卷四終

書